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戊午朔上御乾元殿受朝 契
丹主隆緒改元統和

壬戌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親母

也

事見雍熙
元年正月

兩京諸道州府貢士一萬二百六十人甲子命中書舍人宋白等十人權知貢舉

戊辰建海門鎮為太平軍

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

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己卯以東上閣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為小吏性謹介不狎同輩不踐酒食之肆上愛之於是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可免於面墻矣

癸未詔諸道州縣長吏延見部內耆德高行為鄉里所信重者問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改之從大理寺

丞孔承恭之請也

王偁東都事畧有詔曰養老乞言哲王之丕訓觀民設教載籍之大猷故

適人振鐸以采詩刺史褰帷而按部所以參考風俗周知其淑慝延訪耆艾詳求於利病斯為茂典可舉而行宜令州縣長吏或部內有耆德高年為鄉里所信者並須延問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行之以稱吾意

承恭又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

令兩京諸道各於要害處設木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庶

可興禮讓而厚風俗甲申詔行其言

王偁東都事畧詔曰傳云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衝要處榜刻儀制令論如律

承恭河南人太祖時

獻宮詞託意求進用太祖怒其引諭非宜免歸田里上

即位以赦復授故官又嘗勸上於征戰地修佛寺普度僧尼以冀冥福人多笑其迂濶云

周顯德中宋州民飢官出義倉米三萬四千石以貸其後徵督民多流移入它郡乙酉詔悉除之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丁酉禁內屬戎人私市女口吏謹捕之違者棄市

丙午有司言先禁江南諸州民家不得私蓄弓劍甲鎧違者按其罪按律疏禁民私有兵器謂甲弩稍具裝等

若弓箭刀楯短矛並聽私蓄望釐改之詔從其請

三月丁巳朔有司言京諸司流外人選滿並授官勒留
及有歸司者准律品官任流外及雜任於本司杖罪以
下依決罰例徒罪以上依當贖法今諸司使副三班使
臣犯罪比同品官具決罰當贖取裁而諸司職掌即依
例當贖非便望自今流內品官任流外職事準律文處
分諸司授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當贖
私罪以決罰論從之 詔免監察御史孫日新仍削籍

三任坐為荊湖同轉運日職事不治擅侵官地為解舍故也 殿中丞陸範前知濠州鍾離縣民有婦殺其夫者範鞫不得實民家訴於上詔劾之婦棄市範坐免官 己未同州言民飢發倉粟四萬斛賑之

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明為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為度支使如京使郝正為戶部使正平遙人也上嘗語宰相曰三司官吏

奏事朕前紛紜異同互有所說此固不為私事但迭執
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能
優容朕於臣下務在將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
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
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周備陛下聰明照臨
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內懷懾懼若不賜之辭色何
由畢其懇誠先帝晚年稍傷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
物情臣下幸甚

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戶部
員外郎王適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十人為
之先是詔丞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以
上通經者備宮僚適等被舉坦昺皆濟陰人也據姚坦
傳太宗

召坦等面諭然與雍熙二年舉士安等為記室
時聖語不異蓋重出也今從實訓不載於此

壬申豐州刺史王承美言契丹來寇承美擊敗其眾萬
餘追北百有餘里至青冢斬首二千餘級降者三十帳
獲羊馬兵仗以萬計

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遂幸瓊林宴射

丙子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而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百一十六人竝遂為定制

登科記是年始分甲乙按國史志分第甲乙乃五年事也

李穆坐盧多遜黜降左

右無敢言者左拾遺直史館宋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於是穆同知貢舉預侍立上見穆顏色癯瘁謂曰卿何故如此豈非黜降以來憂畏所致乎即日還穆舊官

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官賣之斤為錢二十五又以民
乏銅錢令於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並行尋罷之

乙酉斬孟州進士張兩兩試吏部不合格縱酒大罵於
街衢中言涉指斥游徼吏捕以聞上怒故抵於法同保
九輩永不得赴舉州長吏罰一季俸 詔虔州歲市鉛

錫六萬斤斤為錢二十九增六錢信州市鉛斤為錢十
五增五錢饒州市炭秤為錢十增三錢從轉運使張齊
賢之請也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

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為幣
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
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
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不過七萬貫常
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指
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
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
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

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詞甚確乃可之丁釗亦得復補殿前承旨掌銅場或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為言始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麤惡矣 國子監丞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趙孚上言去歲豐稔而科納弛慢尚有逋租苟非賞罰何以懲勸請自今諸縣令佐凡歷三年收賦稅竝得依限齊足者超資任以大縣歷二

年違限不足者降資授以小縣詔從之孚又言莊宅多有爭訴皆由衷私妄寫丈契說界至則全無丈尺昧隣里則不使聞知欺罔肆行獄訟增益請下兩京及諸道州府商稅院集莊宅行人衆定割移典賣丈契各一本立為榜樣違者論如法詔從之

趙孚未見

夏四月辛卯朔詔凡州縣幕職官差定殿最之狀分任遠近之地以為升降有司蓋有成法自今京朝官釐務於外秩滿曾經責罰及弛慢者授以邊遠其課績高者

任以近地

先是陳洪進發漳泉丁男為館夫給負擔之役洪進既
獻地轉運使猶計傭取直凡為銅錢二十一萬五千貫
鐵錢三萬一千五百三十貫民訴其事壬辰詔除之上
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
萬衆無名科歛民亦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
朕亦不覺自喜也又嘗謂趙普曰前代亂多治少皆繫
帝王所為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

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搭克凡數百種朕悉令
除去矣更竢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
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
下幸甚

壬寅以豐州刺史王承美為團練使密日都大首領裕勒
葉為懷化大將軍威約為歸德大將軍約博伊瑪二族
首領布桑開朗默恰等族大首領綏等竝為歸德郎將
賞其破契丹之功也 泗州臨淮等縣民逋開寶七年

官所貸米麥三千八百餘石詔除之

上謂宰相曰朕頃在藩邸頗聞朝臣有不修操檢以彊
詞利舌諂譎時事陵替人物或遣使遠方不存事體但
規財用此甚辱國今朝行寧復有此等耶若人人自修
豈不盡善宰相曰陛下敦崇風教不嚴而治輕薄之徒
自然弭息矣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閣門一以戒京朝官
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閣門於朝辭
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

初弭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
官與柴禹錫同而禹錫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常怏怏
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綫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效汝輩所
為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
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
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壬子德超除名並親屬流瓊
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壻也亦坐責為殿中

承知丹徒縣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
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寃會德超敗上惡其
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
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
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於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
卒德超既敗上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
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
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

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道情事至立
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由是釋然
改講武殿為崇政殿

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
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有司議大發丁
夫塞之上曰鄉者發民塞韓村決河水不能成俱為勞
擾乃命出卒數萬人賜以內府金帛命內客省使郭守
文往護其役

丁巳相州言風電害稼

司天春官正襄城楚芝蘭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
集今城之東南一舍而近有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
太一作宮則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遠趨
江水以蘇臺為吳分乎議者不能奪丁卯詔從芝蘭議
徙建太一宮於蘇村東上閤門使樂陵趙鎔督其役仍
令芝蘭及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同定祭法 交州言占
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率所部兵擊走之俘斬數千

計

右補闕直史館洛陽董儼罷淮南轉運使就命知光州儼狂躁務進不樂外官上疏求還京師上怒己巳削史職黜為秘書丞仍知光州

庚午黎桓遣牙吏趙子愛以方物來貢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表言去年十月丁璿及其母率軍民以印綬與桓桓即攝領府事上欲且除璿為統帥命桓副之或不

可則當送璿母子親屬等赴闕竝璿至乃畀桓節鉞遣

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令桓審處其一亦賜璿璽書桓專據其國已久不聽命

威塞節度使判潁州曹翰在州歲久專務苛酷培歛政事不治上雖知之以其有功故優焉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擊登聞鼓訟翰部內為姦賊私市弓弩槍劍長矛鎧馬具裝又發民築烽臺諸縣有寇盜令舉烽以應城中又擅部署牙吏官賣鹽所得錢銀民歲輸租粟及絲綿絹翰悉取其餘羨又擅賦歛民以入已侵官地為蔬

圃果園判官山元羽掌官麴翰又取其常額外錢五百萬絹百疋詔遣知雜御史滕中正乘傳徃鞠之獄具法當棄市百官集議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議如有司所定壬申詔特削奪在身官爵御史臺遣吏護送登州禁錮其盜用官物及侵擅賦歛竝徵之

先是關隴貧民多流亡入蕃部乙亥詔所在長吏設法誘之令復業令諸州掌物務官吏虧歲課當罰者長吏以下悉分等連坐

六月丙戌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珣卒珣彊力有吏幹上方欲倚任甚嗟惜之

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刑部郎中楊徽之庫部員外郎孔承恭同考校京朝官殿最

甲午河南府言伊洛漚穀水皆漲壞官寺民廬甚衆死者以萬計詔悉加賑卹

己亥以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顯為樞密使宣徽北院使柴禹錫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如故 陝州言大水壞軍民廬舍千餘區

戊申以進士王世則等十八人送中書門下特授大理評事知令錄事餘送流內銓並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諸州為簿尉者改試大理評事知令錄明年郊禮畢遷守大理評事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拔而用之庶使巖野無遺

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又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

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採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上然之杭州進士吳鉉嘗重定切韻及上親試因捧以獻既中第授大理評事史館勘書鉉所定切韻多吳音增俗字數千鄙陋尤甚尋禮部試貢舉人為鉉韻所誤有

司以聞詔盡索而焚之

己酉兗州太山父老及瑕丘等七縣民四千一百九十
三人詣闕請封禪觀察判官廖文鐸護送之上謙讓不
允各賜束帛遣還 右散騎常侍判尚書都省徐鉉言
都坐議事其所議文案自來俟羣臣坐定止令一吏立
讀訖取官最高者一人先署名衆人皆即隨署殊不詳
其事理望自今議事合歷翰林及臺省者先以所議文
案送翰林及兩省官看詳三日送御史臺尚書省各三

日令各為議俟都坐會議日更相詰難既議定乃赴禮

部郎官集成議狀以聞從之

此據本傳鉉以八年六月一日罷直學士院為右散

騎常侍受詔判督省月日因附此議於六月未

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彥超與文明殿學士李昉翰林學士宋白善先是昉白詣之時彥超年六十九謂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書昉具告之故彥超遂託白草致仕表於是再上得請七月丁卯以太子太師致仕千牛衛上將軍許田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性簡率發言多

輕肆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陛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為笑

中書舍人參知政事郭贄與東上閣門使趙鎔有同府之舊鎔憑恃請託贄不從鎔捩堂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鎔辭屈出為梓州都巡檢使贄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惟以愚直上報上曰愚直何益於事贄曰雖然猶勝姦邪贄飲酒過量偶入對宿醒未解發言輕易上怒辛未責授秘書少監尋出知

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禱雨之具贄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流不數日大雨

郭贄既貶中書惟趙普宋琪時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謂工部尚書李昉宿舊上欲用昉參知政事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庚辰琪加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知政事

辛巳詔開封府諸縣民田為河水所傷者竝蠲其租

陝西河北川峽諸州皆言大水

八月壬辰德音釋死罪以下大水故也

癸巳詔桂州管內先配民歲市沙糖及茶園久荒吏歲徵其課先以官牛給與民歲取租牛死而吏猶督其直關市征商額外增錢百八十貫竝除之

丁酉山後兩林蠻王遣其弟牟昂及子牟蓋摩忙卑媿副使牟計等百三十九人以名馬來貢詔授牟昂懷化大將軍牟蓋等三人為歸德郎將牟計等百二十二人並為懷化司戈 詔自今應臨軒所遣官吏並送中書

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敷納有可採者悉與超擢復慮因緣矯飾僥倖冒進載加詳審之意乃有是詔 辰州言奚錦叙富等四州內屬蠻相率詣州願比內地民輸租稅詔遣殿直王昭訓與權沅陵縣令高象元權辰溪縣令張用之分往四州仔細相度察其民俗情偽委得久遠利便可否及按視管界山川地形畫圖來上卒不許

甲辰詔諸道州府司理判官比來悉以牙校為之在其

本部必有親黨自今各於鄰近州府選強明厯事者充

尋詔仍舊滿三年無遺闕者與酬獎

尋詔仍舊乃十一月辛巳今并書

樞密使石熙載始以病足不能履步多請告及寢疾上幸其第臨問太醫診視久之未愈上表求解職庚戌罷為右僕射

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上奏所增

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詔可
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
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復言五代自唐
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末廳宰相樞
密院即委樞密直學士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
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歷自後因循闕廢史臣
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仍舊置內庭日歷委大臣任副
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上采其言是日詔自今

軍國政要竝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

會要云時雖有時政記之

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

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自招募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上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置皮草赤堊鉛錫蘇木等物守藏者

不即受故也上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

九月癸丑朔詔置水陸路發運於京師以洛苑使許田
王賓領濱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
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王繼昇駕部郎中劉蟠同知陸
路發運凡一綱計幾舟每舟計所給挽船之直悉以付
主綱吏令自雇民勿復調發凡水陸舟車輦送官物及
財貨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

宿州言河水泛民田郭守文塞決河堤久不成上謂宰

相曰今歲秋田方稔適值河決塞治之役未免重勞言
事者謂河之兩岸古有遙堤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
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當令按視苟有經久之

利無憚復修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務

木志作
太常丞

劉錫令從實
錄及會要

供奉官葛彥恭緣河北岸國子監丞趙孚

殿直郭載緣河南岸西自河陽東至于海同覽隄之舊
址凡十州二十四縣竝勒所屬官司件析隄內民籍稅
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遙隄利害以聞載浚儀人也孚等

使回條奏曰臣等因訪遙隄之狀所存者百無一二完
補之功甚大臣聞堯非洪水不能顯至聖禹非導川不
能成大功古者派為九河始能無患臣以謂治遙隄不
如分水勢自孟至鄆雖有隄防惟滑與澶最為隘狹於
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
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
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為斗門啓閉隨時
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如此則惟天惠民茂宣於德

澤分地之利普洽於膏腴既防水旱之災可獲富庶之
資也朝議以河決未平重惜民力寢其奏焉時多陰雨
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謂宰相曰修防決塞蓋不獲已
而秋霖荐降役民滋苦豈朕寡德致其作沴乎趙普對
曰堯水湯旱時運使然陛下勞謙勤卹過自刻責下臣
恐懼無所措望少寬宸慮以俟天災弭息

甲子詔臨淮壽春浮梁先禁馬高五尺以上不得渡淮
今江浙既平吏猶守舊法宜除之

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下詔申做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凡政治善惡既書於吏部南曹歷子仍別以其狀聞當申黜陟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遛不發州縣慮賦歛違期日行鞭笞民亦竦

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
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丙寅上謂宰相曰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
遣部民之高貲者護送至闕下民多質魯無御下之術
篙工楫師皆頑猾不逞恣為侵盜民或破產以償官物
甚無謂也乃詔自今直遣牙吏勿復擾民

丁卯交州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庚午吐蕃諸戎以馬來獻上召其酋長對於崇政殿厚

加慰撫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以禽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為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儻加攘却必致殺戮所以真於度外存而勿論也

癸酉上謂近臣曰國家事不以大小皆有利害朕比閱工作見削藤者每藤一斤削去斂鹿堪用者才三兩許餘皆棄物因念藤產南方距京六七千里水陸輦送虛

為勞費宜諭廣南諸州凡貢藤但輸堪用者又大通冶
出鐵每送作坊作兵器復加烹鍊十裁得四五宜諭本
治自今製成刀劍之樸乃以上供若此二事計省力役
不少天下無限利害官吏不能為朕經度此固小事當
有大於此者卿等宜思之

丙子占城國遣使來獻馴象能拜伏詔養於寧陵縣

丁丑上以河決未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
馬津用以太牢加璧以祭 太平軍言颶風壞官寺民

舍

冬十月甲申詔徵馬軍都指揮使定州兵馬部署米信
赴闕

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
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
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
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庶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苦不過獨
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為寺家奴百官率錢奴贖又布髮

於地令桑門踐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為後代
笑為君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
非修行之道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
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
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動悟真理固非臣下所
及上又謂宰相曰近者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
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
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有何功德朕夙夜孜孜

固不為已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於已勵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焚香願民

安輯等語別本在十一月已丑今從寶訓宜入此

戊子詔祀土德於黃帝壇珪幣牢具如太祠俾祠官領之

庚寅賜諸軍校建茶有差并賜諸軍翦草茶人一斤
戊戌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
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
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惟吉魏懿王子也
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
中於是出閣始改名焉

己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
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趙

普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工部尚書
參知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
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之具
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
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
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
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

頗為揮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

由此益重之

別本載上與宰相論賞罰在十月甲午按宋琪此時未為宰相今從琪本傳附琪初

拜宰相日也

癸丑詔川峽民祖父父母在別籍異財者前詔並棄市自今除之論如律

甲寅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等頓首請遵故事上不許琪等又叩頭固辭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摠百揆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

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謝上撰蓮華心輪回文偈頌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示近臣

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午上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塞築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人以剽略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為世宗太祖刷恥親擒繼元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

當其保堅城結北鄙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北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頗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久之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契丹事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威虜軍主財吏盜官錢盡室奔入契丹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

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
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
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
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
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
定幽朔止於此數處置戍可也况奚族是契丹世仇儻
以恩信招懷之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己未太一宮成凡千一百區命張齊賢等共視之齊賢

等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請用祭天之禮

殺其半又小損之上今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

如漢制每歲四立日行祀禮

此據本紀本志實錄於明年八月丙申始書太一宮

成蓋誤也

丙寅楚王元佐等五王同日赴中書視事 巡檢河堤

作坊使郝守濬責授慈州團練副使坐不救河決擅赴

闕奏事也

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

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上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勲力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上笑謂

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樸為天下先也顯等拜舞稱謝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為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對於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獎

擢蓋惟公也。因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穆等咸再拜謝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為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目於朕雖浮泛之說亦以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怏怏於心既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言

不中程度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代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喻臣等以事無長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聖德也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鹽鐵使王明言沿邊歲運銅錢五千貫於靈州市馬七百里沙磧無郵傳冬夏少水負擔者甚以為勞戎人得銅錢悉銷鑄為器郡國歲

鑄錢不能充其用望罷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馬從之

己卯詔河東江浙川峽廣南官自今滿三考並與除代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
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
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
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勞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
先是工數召廷臣新安呂文仲丹陽吳淑無錫杜鎬等

入禁中令讀古碑及文選江海諸賦於是命文仲以著作佐郎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湍以字學有孫景璠者本杭州水軍篆十字文為五十餘體以獻上善之詔取去黥文隸御書院宰相宋琪請以官秩上曰爵祿非所惜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琪固言之乃授國子書博士

此事不得其
時今附見

十二月壬午朔令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蕃民令歸

業仍給復三年

丁亥河北河東緣邊戍卒人賜黃絹襦一京城諸軍米
人一斛 淮海國王錢徽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國
王尚書中書令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詔止罷元帥
餘不許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先是役丁夫十餘萬
功久不就議者多請罷之殿直劉吉確稱役不可罷即
令助郭守文監督及是而堤成未幾河復決

上謂宰相曰邇來場屋混淆頗聞有僧道還俗赴舉者
此輩不能專一科教可驗操履他日在官必非廉潔之
士進士先須通經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
務本之道當下詔切戒之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
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
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墨義十道

進士增
試律義

據本志增入實錄會要並闕之
雍熙二年又復貼經罷試律

又詔諸道下第舉人

依舊重請文解不得準近例常赴貢部

別本實錄在八
月癸卯今并書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言逐盧多遜出趙
普事其序略曰賊臣多遜陰洩大政與孽弟廷美呪
不道共造大難彊臣普恃功貪天違理背正削廢大典
架豪傑之罪飾帝王之非榛賢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
不廣洽頌復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等語上覽之震怒
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
至悉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
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睢臆狂躁如此今朝多君

子曰豈宜尚列侍從耶亟逐去之且下其頌史館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王祐等奏且指斥大臣謗讟聖代下流
訕上宜加竄斥丁未責旦為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戊申上於禁中讀書自己至申始罷有蒼鶴飛上殿鵠
吻逮掩卷乃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
昔有鶴雀銜三鱸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 宥州
言戎人二萬衆入寇巡檢李詢率所部蕃漢卒擊走之
斬首二千級

已酉詔戎人鬻馬官取良而禁駑又禁民私市往來道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駑者印以試之許民私市 福州言本州

兼用鐵錢銅錢三直鐵錢一計贓為重輕請自今悉以銅錢定罪從之 以懿州刺史田漢瓊為錦州刺史錦

州刺史田漢希為懿州刺史皆五溪之首也願易其地因而授之 潭州言醴陵縣水中草變為稻

先是上謂趙普曰比諸軍頗有善治生者盖多方約束

不使橫費所致且怨懟生於不足此輩貪勇復寡思慮
若從其橫費雖倍給衣糧亦當不足計無所出則為盜
賊耳晉漢時軍糧皆紅腐不可食今菽粟亦皆精好矣
普對曰朝廷歲漕江淮秬稻槩量饒足營伍無所侵尅
陛下訓以治生之道致其贍濟此豈晉漢所當擬耶是
冬軍士有夜劫民家者上厚立賞捕之既獲悉戮於市
因諭諸軍徧索曾經罪罰凶猾無賴者得百餘人上不
忍殺以鐵鉗鉗其首羈於本州明年二月乃釋之仍各

賜錢三千

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直史館田錫上疏言筦榷貨財
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煩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
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詢
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懸必責虧懸之過通年比撲只管
增加通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
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
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貨殖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

除無定期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可於增加上更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煩者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未日午於講武殿視

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親
觀戰馬自甌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
冤誣盖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
王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
下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
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
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
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

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注
擬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
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下視事太
勤憂民太過况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
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病患軍人
或虛誣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
顏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
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而未

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恩澤或實以刑名然睿覽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廷清肅終朝豈稱於喧囂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救遂至稠重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況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寡臣所謂網利太密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陛下

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署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庶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矐言是職本屬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

寺舊來置獄今為檢格之司况授人之職者本貴當材
鞠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
乃命臺官委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鞠無
疑今則或撾鼓聞天虛詞詣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
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鞠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
劾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
寘乎縲紲之中人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錄問皆伏款
詞雖罪至流徒必該申奏然按既圓備即遽施行豈無

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虧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歛
卹之恩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
至於文集或匹婦有貞廉之節野人有孝行之風尚旌
彼門閭或賜以粟帛將以勵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
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國家官僚遠
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纓視事寧安孝子
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者
三也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者多江南兩浙

之人雖曾有赦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著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差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餒無食老少相聚凍餓貧窮羈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令錄闕員據資勞而遷授薄尉滿任循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徧令申奏州有幾縣

縣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獎飾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

宜自親民之始此臣所謂可言者二也疏入不報

此據錫奏

議錫自注云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自相州入遞入據錫睦州所上疏言六年九月十三日上疏蒙詔獎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再上疏即不報其不報者乃此疏也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從天息災等所請也 達勒達國遣使唐特

默與高昌國使安骨盧俱入貢骨盧復道夏州以還忒
默請道靈州且言其國王欲觀山川迂直擇便路入貢
詔許之 荆湖南北路轉運使李惟清入奏事上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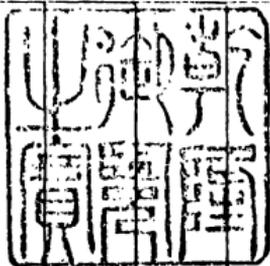
荆湖管內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舒蘇否惟清曰臣
見官場賣鹽斤為錢六十四足百姓每以三數斗稻價

方能買一斤此亦甚不易也乃詔斤減十錢

此事不知
約是何時

五年七月戊申惟清自湖北運判改運副八月己卯遷
使七年九月戊戌兼總南路九年六月乙酉徙京西具
人奏不知何年今附八年之末
本紀附五年之末要未可據也 惟清下邑人嘗為涪陵

尉民尚淫祀疾病不療治聽命於巫惟清始至禽大巫
笞之民以為必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
以醫藥稍變其風俗時遣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
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至

二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貢生程廷璋

臚錄監生汪本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

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子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警衆多爾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乙丑上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為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

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舉酒以虛爵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悸成疾而卒丁卯房州以聞上咽嗚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尤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畀居房陵冀其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賜諡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主軍器庫副使廷俊朕

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鞮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日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益無負矣言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稅者所需孔多請

勿受其訴上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矣災沴蠲
稅政為窮困豈以多少為限耶猶慮諸道不曉此意辛
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

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李穆性至孝母嘗卧疾彌年動
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未嘗少懈初坐涪陵事
屬吏穆子惟簡給母穆以奉詔鞠獄臺中及責官還家
卒不敢白其母間日輒出訪親友陽為入直暨牽復母
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喪詔強起之穆不食葷茹哀戚

過甚因致毀瘠癸酉穆晨起將朝風眩暴卒上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注意已久方此擢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上謂侍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蓄迨數千人深為煩費殊失帝王之道朕常以此為深戒今宮中自職掌至於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二月壬午朔上御崇政殿親閱諸將軍校自都指揮使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踰月而畢自是率循其制

實錄稱終日而畢蓋誤也今從本志

謂近臣曰朕選

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止患將才難得耳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間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

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為衆所保上曰此人才勇
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能鄆州人也 以右補闕
喬維岳為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南三十里曰山陽
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湖
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蒞總
五堰運舟十綱上下具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壞糧失
率常有之綱卒傍緣為姦多所侵盜維岳乃命創二斗
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懸門

蓄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建橫橋於岸築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八十餘今獲罪其母不能活矣維岳閱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法掾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三月壬子大宴於大明殿

乙卯日本國僧喬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來入朝喬

然言其國王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
王矣其文武僚吏亦皆世官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
島夷爾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
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祖父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
孜孜求理惟恐庶獄有寃未嘗敢自暇逸以田遊聲伎
為樂真上穹降鑒庶幾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
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
慶也因賜奮然紫衣存撫之甚厚

丙辰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招也

延慶未見

丁巳上謂宰相曰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之强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酋豪二百七十餘人種族五萬餘

帳十年以來戎人所略生口羊馬數萬計悉還具主朕
前後遣師將皆諭以柔服之旨戎人畏威故不煩戰伐
皆相率內附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齋茶於蕃部中貿
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又謂李繼捧曰汝在夏
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狠臣伴羈縻而已非能
制也

先是塞房村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既塞而
復決上以方春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命

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自贊請
行且言若河決不塞願夷族上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負
土與役徒晨夜兼作戒從吏勿言使者至密訪乃得之
歸以白上甚喜內侍石全振者領護河堤性苛急號為
石爆裂數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與乘小船至中流
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
伯耳將蕩舟覆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吉乃止自是不
敢侵侮吉矣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吉之功

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
成功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已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
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

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明年四月賞花釣魚又賦詩此但
賞花會要以為曲宴自明年始今

兩存
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宰相宋琪曰陛下控弦發矢一如
十五年前在晉邸時上曰朕比曩時筋力誠未覺衰然

少喜馬射今不復為矣且謂琪曰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遊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上為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猶虛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戊子羣

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親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於樓下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

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扈蒙學士賈黃中散騎常侍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已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
路

庚子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為鹵
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上
曰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乃詔惟
告廟及至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不須陳設

甲辰布衣趙重慶詣匭上書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
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後唐至國朝亦合為金德

矧自禪代以來符瑞狎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勝紀皆
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服之色以承天統事下尚
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
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者唐末喪亂朱梁
篡代莊宗早編屬籍繼立世功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
比梁於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
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
造皇宋運膺火德況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帝於今二

十五年而又圓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
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
日此皆上玄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復一統之運也豈
可輒因獻議便從改易恐違眷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
周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
已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理實無謂且五運
代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
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

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況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答天休伏乞聖宋永為火德從之

是月王延德等至自高昌延德具言初發京師越明年四月乃至高昌國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何多裕悅

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主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對曰持朝命而來雖見王亦不當拜阿多裕悅後數日乃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上金嶺凡十四日乃至師子王又先遣人致意當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乃見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受賜遂張樂宴飲為優戲又連日與延德泛舟遊佛寺高昌猶用開元七年歷

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二社冬至亦然佛寺多唐時所建額及經藏亦唐所賜七月令延德先還國王九月乃還時有契丹使者來謂師子王曰聞漢遣使達勒達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勒達無使久留因言漢使來覘王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問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延德初自夏州歷王庭鎮黃羊平所過蕃部皆以詔書賜其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其君長各遣使謝恩又明年延

德與其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於是至京師延德
初至達勒達境頗見晉末陷北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
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
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為
逸豫不恤士衆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
者當以為戒

甲子以監察御史宋璫為陝西轉運使璫先知秦州於

是遣韋亶代之瑄去秦未百日亶坐事繫獄上以瑄前有治績再命知秦州賜錢五十萬瑄安集諸戎部內清肅就轉比部員外郎凡六年乃召歸瑄渭南人也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是日既夕陰雲四合風雷暴作夜漏初上大雨震電火發自月華門把關者不之覺延燒漸北翌日辰巳間乃止

是月廢諸州農師 詔廣南攝官並給印紙令本州依正官例批書在任功過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顧言為

堂後官賜緋衣銀帶象笏錢百千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 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足斲政經中外羣臣各期無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謹直以規己失昔

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
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
御天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深居九重
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能否生民利病何
從而知古者凝旒纒黠用蔽聰明若行於今世則未盡
理國之道宋琪曰王者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高視廣聰
導達物情陛下博訪時事刑獄繁滯者伸理之官吏惰
慢者懲做之條制未便者更張之勤行不倦遂致和平

天下幸甚

本紀以明目達聰事附七日初太一宮下從實訓

壬辰詔天下幕職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而州縣官屬則否上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

丙申上謂樞密使王顯等曰今年風雨雖調猶慮禾稼未得豐茂昨遣中使分往京畿百里外拔取粟豆數十本皆長數尺大是好苗因出以示羣臣喜形於色是

日草澤有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上不之罪慰諭而遣之

丁酉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凜然顏色左右無敢輒進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以衆口鑠金為慮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宋琪曰陛下勞心致治遠邇無間言上曰雖妄言如昨日草澤上書者朕亦未嘗加譴琪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芻蕘

不棄以開言路上聖之德也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壬寅上謂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徐圖之亦未為晚乃詔停封禪 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為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先是南郊五使皆權用他司印癸丑始令鑄印給之上

謂宰相曰御史臺閤門之前四方網準之地頗聞臺中
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柄委
在胥吏求民之不寃法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鞫
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庚申改匭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匭為崇仁檢南招諫
匭為思諫檢西申寃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為招賢檢
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戊寅朔上謂宰相曰每閱大理奏按或節目小有

未備移文按覆封疆悠遠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
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如非人命所繫即與量罪區分
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等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
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鞫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
說復騎置下之諸州所上疑獄有司詳覆而無可疑之
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當奏疑按亦騎置以聞

癸己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詞
多狂妄上弗加責因謂宰相曰比下詔訪民間利病然

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自古人臣諫君固是好事然須言當其理國家擢任亦須平允之人如賣直沽名僥求陞進悉非良善宋琪曰小臣章疏陛下盡與披詳善惡賢愚莫逃天鑒苟百事之中一二可采國家之利也 右補闕知睦州田錫上疏曰伏念臣才謀不迨於古人職次忝居於諫列敢不常思補報用荅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閣上書昧死言事陛下

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勅書獎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遞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雖求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聞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日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勅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勅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典

彛勅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
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臣
又見陛下有舍近求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
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
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
章自此國家有舉事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
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
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

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驚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輿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厲諫官閱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徬徨臣所以謂過在近

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
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數年在外而陛下委之
以分憂碌碌隨衆憂曠遺之靡暇遑遑有志思諫諍之
未能今幸天啟聖心神贊皇運感陛下虛佇待犯顏之
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鄙
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
而尋廢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捨
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

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
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
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
當有如前年勅下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至今年
勅下却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勅下應徵科官吏
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縣有
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徵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豐稔
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以

程限所拘一例以陞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欠者降一
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
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
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
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變易不
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
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陛下信
而用之宰相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

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各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為備負而待之若兄秩也臣謂百職若舉則萬務從而自理百官未修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仇魏文侯焚謗書陛下故嘗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

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也

此疏得之

續錦里

者舊傳

九月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樂內徙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偽稱乳母死出墓郊外以兵甲寘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德錦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彛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

貢馬及橐駝等勅書招諭之繼遷不出是月知夏州尹
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寶選精騎夜發兵掩
襲德錦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

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

本紀實錄載此事於十月庚寅蓋據

奏到耳今移見九月呂誨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
李繼遷母太宗喜甚時寇準為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謀
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使人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為
準曰議邊事兩公曰陛下戒公勿言于某乎準曰不然
公曰若邊鄙常事樞密之論某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
某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
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北門外以戒凶逆公曰陛下以
為何如準曰以為然今準之密院行文書兩公曰必若

此非計之得也願公少緩其事某將覆奏之即召閣門
吏使奏上請對上召入公見上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
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
不顧其親况繼遷本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
母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
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公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
使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亦可以繫其心而
其母死生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從
公謀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按司馬光記聞有此呂誨補傳無其祖端傳所載同考
驗乃與正史不合獲繼遷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
未參政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為樞副九
月政同知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
亦參政與俱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
故至道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
十月端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為參政準即

罷樞副矣補傳及記聞必誤况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耶今不取淳化五年四月詔削奪繼遷所賜姓名或準因事建議欲斬繼遷母而端救之然是年九月準始參政附此事於九月後乃可或附至道元年九月後奪所賜姓名時兼二人並居政府所云宰相及樞密等字仍須刪改庶不甚抵牾更詳之也

上謂

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又嘗謂宰相曰昔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增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增務治國事并國三十

九朕觀書至此未嘗不嗟賞數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
以及此若君不信用雖有直臣亦無以行其道宋琪曰
此事一百年來人君亦罕有知者非陛下博覽安能得
茲監戒然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勉之上深
然其言又嘗謂宰相曰朕於百姓孜孜訪問務欲令其
得所感悅人情固亦不難且虎狼之性最難調伏者如
苑中畜虎以時餌之便知養育之恩每以馴擾況於人

乎

二事不知的是何時按實錄此月乙亥上云已讀御覽八百卷恐因是言及殺拘折錯事今并養虎事書

之別本養虎事在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壬辰殺狗折增
事在八年十月甲子皆云與宰相論此按宋琪八年十
一月壬子乃為宰相
恐別本誤今不取

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於是復至
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
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
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
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搏曰先生得玄默修
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

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
上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博達今
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
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上
益喜甲申賜搏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上
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
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
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

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儻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

攝養也

寶訓云此事在九年不知月今附見陳搏後

壬辰禁布帛不中度者有違詔復織募告者三分畀其

一

癸己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人莫能辨詔羣臣參驗之且諭旨曰符瑞之事非朕所尚

也右散騎常侍徐鉉右諫議大夫滕中正中書舍人王祐等皆援引圖史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上曰珍禽竒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上瑞耳比年四方所獻禽獸之異者甚多止令畜於苑囿以遂其生生之性琪等固請宣示於外凡瑞物六十三種並圖付史館

辛丑詔閣門自今應承受到中書劄子如有錯誤措改者未能施行却送中書照會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

丁卯祀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初太祖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上即位禮官以為舜郊饗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雖有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法故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上將東封詔扈蒙定禮儀蒙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而太祖配上帝及罷封禪為郊祀遂用蒙議議者非之自張昭實儀卒

朝廷諮訪典故草立儀法皆蒙專焉 唐制散官二品
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及都督刺史皆帶魚袋國初
其制多闕丁卯赦書初許升朝官服緋綠及二十年者
叙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升朝文武皆
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
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

癸酉以建州進士楊億為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徽
之從孫七歲能屬文上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

就試詞藝遣赴闕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
上深歎賞命中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略不杼思宰
相駭其俊異削章為賀上曰可與一官留京師時詔令
賦詩於前以適意故有是命

十二月癸未召京城耆百歲以上者凡百許人至長
春殿上親加慰撫老人皆言自五代以來未有如今日
之盛也各賜束帛遣之

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自是唯商船互市及受海外

之貢

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后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至是立為皇后詔辭但云

龐西李氏則未始封德妃也按本傳及會要等亦不載德妃之號不知本紀何故云爾當考

丙申大酺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自丹鳳門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遷四市貨殖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魚龍曼延之戲音樂雜發觀者闐咽

甲辰大雨雪先是上謂宰相曰今冬氣和煖開春恐有獲藹郊祀酺宴之後若得三五寸雪大佳至是陰雲四

合積雪盈尺 上嘗語宰相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必先正其身則孰敢不正若恣情放志何以使人凜懼朕每自勉勵未嘗少懈至於內外官吏皆量才任職喻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宋琪曰近見陛下自供奉官殿直承旨三司大將諸州郵吏咸加選擢褒獎功勤振拔淹滯內外無不知勸上曰此輩久歷艱難皆無曠敗若曾有瑕玷人不保者不預茲選朕非但振舉湮沈亦欲激厲使為好事耳琪曰

陛下不以卑冗躬自搜訪量材任職無有棄人所謂竹

頭木屑亦不遺棄者也

選用三司大將等事實訓云在九年因取量材任使如作屋等

語連書之選用三司大將別本亦在此年七月